

恺蒂

随笔

不必说再见

非洲的许多国家以旅游业为经济支柱，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占据着大面积的土地，年轻人的梦想之一就是成为游猎公司的向导。专业的游猎向导，要经过许多培训：你得会驾驶越野车机动船，要是能流利的英文或法文或德文，必须是一位能准确地使用步枪的好射手，要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知识。向导不仅能够叫出所有的鸟类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动物的名字，能识别它们的脚印痕迹叫声，还要能追寻它们的足迹，从细风吹过的沙地上判断它们何时经过此地去了哪里。除了这些“硬件”之外，向导还得有特殊的软件资质：例如，能时时面带微笑，在紧急关头能镇定自如、临危不惧。

我们认识的第一位游猎向导是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小梦巴营地的赛思科。他是边陲小镇马翁本地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向导。殖民地时代，欧洲人去奥卡万戈打猎，全靠着向导领路，马翁有不少这样的向导世家。与赛思科相处的这两天，我们学习到的丛林知识，是以后多次重返荒原的基础。他教我们如何从动物足印判断其行踪去向，教我们如何对动物们察言观色、通过它们的声音神情体态来判断丛林的气氛，进而推断捕猎者及被捕者之间的距离。是

赛思科介绍我们认识了猎豹普拉和玛鲁，是他告诉我们这些大猫们的进攻往往是偷袭，一旦偷袭的意向被注意到，大猫们就会放弃尝试。也是他带着我们顺着长颈鹿的眼睛一路追踪，看到了鬣狗和狮子为了一条血腥的斑马腿的几十分钟的对峙。

第二位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向导也在奥卡万戈，是塞巴营地的约瑟夫，他能把我儿子甩在肩膀扛在肩头，逗得四岁的孩子咯咯笑个不停。每天晚上他会把帐篷外的沙地弄得平平整整，因为第二天一早要从那上面看“丛林新闻”。他和孩子们组成了“丛林侦探”，带着我们连着三天去追踪那只调皮的小猎豹，最后在拂拂们充满恐惧的吼叫声中让它在草丛中亮相。他用长篙撑着独木小船载着我们在泻湖中“泛舟”，在夕阳下吹奏起一种用白兰树枝棕榈叶做成的布须曼人的乐器。他还教会孩子们如何把羚羊干燥的粪蛋放在抿着的嘴唇间，然后比赛谁能喷得最远。

第三位是在津巴布韦万基国家公园，那个高大的恩德贝里向导查尔斯，他向我们介绍了那些难以见到的小动物，在阳光下午睡的蝙蝠耳狐，夜间出来的婴猴和香猫，还有最后一天黄昏那场惊心动魄的野牛群和狮子群的对战，十几只少年母狮子

布下的等待离群野牛回归的大阵。

去年夏天去坦桑尼亚的两周游猎有三位向导。那位梦想建立自己的游猎公司的阿历克斯，有无数个做生意的主意。从泰伦格里前往恩格鲁格隆火山口的路上，中饭时经停马尼拉湖，坐在高坡的野餐区内，看着湖面上的鸟儿纤纤细步，话题谈到了非洲的政治，我们才知道他母亲的老家是卢旺达图西部部落。说起1994年胡图人对图西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母亲留在卢旺达的兄弟姐妹无一幸免。母亲从来不提卢旺达，也一直不愿回去。去年，在阿历克斯和姐姐的督促下，母亲终于答应带他们回一次老家。他们去了卢旺达各地，通过老邻居老熟人找到了一些搬了家的亲戚，那是一次“医疗”的旅行，“那次旅行，可能是我一生中流了最多眼泪的一个月”。

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向导是话语不多的菲利普，他是一位出色的赛车手。角马过河是塞伦盖蒂的大戏，不成文的规则是等待角马在河边集结时，所有越野车都停在远处。角马在河边犹豫徘徊，有时可以是几个小时。第一只角马试探河水时，越野车仍需按兵不动，要等到五六只角马开始渡河，越野车才会冲向河岸，占据最好的位子，这是马拉河畔的赛车大赛。

塞伦盖蒂地域庞大，公园管理非常严格，严禁车辆离开道路自由行驶，向导们的循迹本领完全无法施展，只有比赛眼力。每次车子开到开阔的高处，菲利普总要停下，取出望远镜，来个三百六十度的大眺望，有时候，他还会将车子熄火，说：“我们坐一会儿吧，荒原上，故事一直在发生，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就是这样的停车观望，让我们看到了遥远山坡上的母狮子群，二十几头狮子在夕阳下的嬉戏，两三岁大的姐姐们和三两周大的小狮子的玩耍，可爱得让你想跳到车下去抚摸它们，然而，慵懒地躺在大石头上的那几位妈妈，虽然眯着眼睛，却不容你忽视。

赛鲁自然保护区的汉姆沙，开船带我们去满鳄鱼及河马的河滨钓鱼，持枪为我们的蚊帐“飞营”露宿而守夜，为女儿十五岁的生日安排了夕阳下的小派对。在晚餐前的篝火边，他告诉我们赛鲁保护区的一大半是可供打猎的，他痛心疾首地说起这里游猎的严重性，说起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见到犀牛，那是四年之前。

在非洲游猎，依靠的是向导。你们会有三四天时间与你的向导一起早出晚归，你们会随着他的眼光，顺着他的手指去体验、去观察、去捕捉大自然荒原丛林中的每一奇妙的瞬间。

等到旅程结束，越野车会把你们送到飞机的黄土跑道上，别忘了与向导来个最后的合影，这时，你们可能会有些伤感，因为与向导再见面几乎不可能。可能还会有一丝小妒忌，因为向导在送你的同时，已经用同样灿烂的笑脸迎接到了小飞机载来的下一人家。所以，不必与你的向导说再见，更重要的是，要百分之百二十地去享受与他们相处的这几天。

刘铮

西瞥记

钱锺书夸他译得不比徐志摩差

1933年，执教清华大学的英国教授吴可译（A.L.Pollard-Urquhart）在北平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吴宓为书名《西洋小说发达史略》（吴心海先生曾撰《吴宓珍视的一本书及其作者》一文专谈此书，吴文已详者，此处从略）。不久，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刊出了一篇钱锺书写的书评。钱锺书刚从清华毕业，给自己老师的书写评论，照例总要敷衍几句空泛的好话。而对《西洋小说发达史略》的附录，即西洋名著的中译本简目，他颇感不满，以为采择无法，漏略颇多。比如《包法利夫人》，当时至少已有两种译本，而书目里只列了一种。接着，钱锺书写道：“除了徐志摩译的那一版《慧德》，在《学衡》杂志上连载过的另一出色译本，也理应被提及。”（And the excellent translation of “Candid” published serially in the “Critical Review” certainly deserves mention beside Hsu Tsu-mo’s.）我们知道，钱先生是不轻易许人的，他这“出色”（excellent）二字评语，也理应引起我们重视。那么，钱先生指的译本究竟是哪一本呢？

1923年10月，《学衡》杂志第22期刊出“哲理小说”《坦白少年》，署“法国福禄特著 陈均译”。福禄特，即伏尔泰，《坦白少年》也就是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徐志摩译为《慧德》的。此后，《学衡》第25期又续刊一次，到1924年4月，《学衡》第28期刊出《坦白少年》刊载完毕。这就是钱锺书夸赞的那个译本。

《坦白少年》究竟译得好在哪儿？我们不妨摘一段看看。下面是从第十八章节选的，讲的是主人公在“黄金国”的见闻：

二人一路走来，但见危楼巨厦，上接云霄，都是官署邸第。商场上装着千百根大圆洁白的石柱，善露泉水以外，还有若干酒泉，都是用甘蔗汁酿成的，在一片大地上流行不绝。这片地全铺着宝石，发出的香味，和肉桂丁香一般。少年要去参观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就有人告诉他说，此地人全不知有诉讼之事，故并无大理院、高等审判厅等。少年又问起监狱，也答一处没有。但有一所科学馆，里面一间展览室，长三丈丈。所陈列的，各种算学物理上的仪器，无

一不备。少年见了，这一惊一喜，真是非同小可。

我们再来看徐志摩《慧德》是怎么译的：

他们饭前参观城子，看各部衙门的屋子高得直顶着天上的云，市场上的大柱子就够有几千根，喷泉有各色的，有玫瑰水，有甘蔗里榨出的蜜水，不歇地流向方形的大池潭里去，四周满铺着一种异样的宝石，有一股香味闻着像是丁香肉桂的味儿。慧德要看他们的法庭和国会。他们说他们没有那个，他们从来没有诉讼行为。他又问他们有没有牢狱，他们也说没有。但是最使他惊奇使他高兴的是那个大科学馆，是够两千尺宽的一座大官，满陈列着研究数学和物理的机器。

上世纪五十年代，傅雷也译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因为风格上与徐志摩的接近，这里就不俱引了。

陈均的译本，模仿了明清说部的笔调，四字的成语、习语用得很多。其实这种笔调，并非随处皆宜，只因伏尔泰立意冷隽，常语能用得仿佛暗语的格调，方不觉其俗，若用以表现寻常故事，则嫌平庸滑易了。《坦白少年》中有的句子，如“少年又问起监狱，也答一处没有”，真流利之极，语感甚妙，非娴于此道者莫办。钱锺书嘉许之，自有其道理。

那这译者陈均又是谁呢？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福禄特小说集》，收入《坦白少年》等三篇小说，并将在《学衡》上刊载时由吴宓所加的大量按语一并印出，“译者”署名陈汝衡。原来，陈均就是陈汝衡。而陈汝衡，也就是后来那位著有《说书史话》《说书艺人柳敬亭》的知名曲艺研究家。

我手上刚好有一份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汝衡先生填写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大辞典》征稿表”。在“学术上的师承和社会影响以及国外评价”一栏中，陈先生写着：“前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老师：张士一、梅光迪、吴宓。”紧接着又写道：“我曾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兹不赘录。”

陈汝衡先生出生于1900年，《坦白少年》在《学衡》上登出时，他才23岁而已。23岁而能有此“出色”译笔，岂非难得。可惜，翻译之业，陈先生后即弃去不为了。而天下又有多少好文章、好言语，隐没在一句“兹不赘录”里？思之恍然。

陆蓉容

望野眼

三天竺

灵隐向南，尚有三天竺。三座寺庙丹楹刻桷，香火都像很盛的样子，好在自来游客不多。一条小路蜿蜒上山，两侧民居犹在。曾与友人一同探访，吃了斋饭出来，瞥见桥头红衣女子就着溪水洗头，留下极深的印象。

谷雨前一日，绿阴如海，决意再访故地。这次从湖边走过，先看到新荷叶次第浮水，边缘尚有一痕水红色，向叶心渐渐转青。含笑余香浮动，灰鸭子贴水低飞。梧桐树之外，所有植物都温和而平静，带几分低垂姿态，俯身致意湖水。折到九里松时，景象顿然一变。松枝秀挺，是绿与雪青的混合色。鸡爪槭拂到人头，青碧中略带一点儿鹅黄。最低处种满杜鹃花，银红色绵延至视野尽头。树高，路远，泥土气息弥漫，使人意识到湖已远去，山将扑面而来。

真到天色已沉。睽违两三载，商业气息微微浓郁了些。在一段茶馆与精品店之后，有些民宿与住家。有些门面卖香，卖香炉，也卖褙鞋、海青。几家竹器铺子，悉是家常日用之物，篾筒、蒸垫、茶叶罐；工

棚就在屋角，几件新成品，竹青色尚未褪尽。

更多的人家，卖茶叶。靠着寺庙的一侧，确实都有山，多栽茶树，不种闲花。正当时节，又是黄昏，做茶的正把晒青用的箩筐收起来，炒茶的还在大锅旁劳作。虽然是一门生意，也还有几分素朴之气。有店家门上贴着八十年代风格的油绿色黑体字，“饮茶买茶，价格公道”云云；更有人在路旁树上挂挂牌子，坦白声明祖上世代都是茶农，为着这份声誉，自家绝不宰客，保证童叟无欺。

满路茶香，偶尔有僧人走过。在寺里做工的信女们结束了一天辛劳，正高声谈笑往外走。野芝麻与水芹还在开花，黄紫紫堇都将谢尽。某处一大片白玉兰，早春时香如锦浪，此时已青盖亭亭。一两枝爬山虎停在黄墙上，似乎爬累了，要在暮色里睡去。

路将尽时，见到一位阿姨，正在自家店门口吃晚饭。一碗青菜，几块香干，还有雪里蕻炒笋片。我也不知道，她是信佛吗？

叶扬

名著与画

艾比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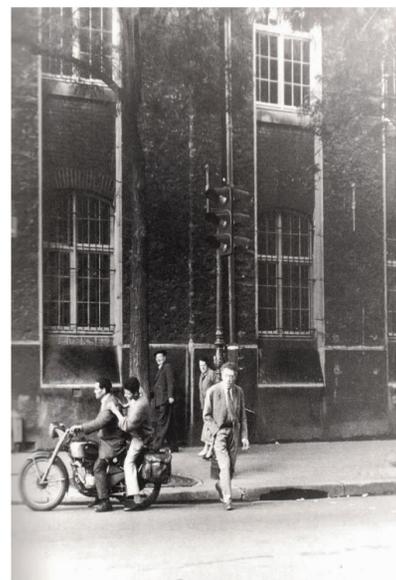
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里，《李尔王》似乎主要以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取胜。作为主角的李尔王，诗行的数目不足全剧三千二百余行的四分之一，比哈姆雷特、奥赛罗和麦克白的分量都要少些，而且除了第三幕第二场在暴风雨中跟弄臣“傻子”的几段对话之外，从头至尾，没有太多回肠荡气的长篇内心独白。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讨论《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有“以宾衬主”一说：“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先叙黄巾兄弟三人，桃园其主也，黄巾其宾也……”随后从小说中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亦颇具匠心。主角和他的三个女儿高纳里尔、里根和考狄莉娅，二邪一正，是为宾；葛洛斯特和他的两个儿子爱德伽和爱德蒙，一嫡一庶，一正一邪，是为宾。在这主宾两人之间，互相又有许多感情的纠缠，这可以算得“以宾衬主”的例子。毛氏又有所谓“同树异枝，同枝异叶”的说法：“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万所不能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所举的例子有“官掖”中的何太后、董太后、伏皇后和曹皇后，“威晚”里的何进、董承和伏完，“权臣”之列的董卓、李傕、郭汜和曹操等等。《李尔王》里，不孝子爱德蒙的阴谋，导致其父被刺目以及死亡，李尔的不孝长女和次女明

目张胆地欺压老父，二者之间，同中有异，也可以说是“犯之而后避之”的范例。

美国画家艾比（Edwin Austin Abbey, 1852—1911）出生于费城，在当地的宾州艺术学校习艺。他出道甚早，未及冠年，已经开始为著名的《哈珀周刊》创作。他十九岁迁居纽约，开始创作文学作品。1878年，他应邀为英国诗人赫里克的诗集绘制插图，出版商让他去英国搜集资料，四年后诗集问世。次年（1883）他就决定定居英国，从此他的艺术生涯顺风顺水，水涨船高。1902年，他应英国皇室的正式邀请，创作了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的巨幅油画。不过他并未忘记故土，曾以十一年的心血，为波士顿公立图书馆创作了题作《寻求圣经》、以亚瑟王传奇为题材的十五幅大型壁画，1901年揭幕，至今尚在彼以专室陈列。这里他以《李尔王》为题的油画，选择了此剧第一幕第一场，李尔王与爱女反目之后，考狄莉娅即将随法国国王离开英国宫廷的场景。原画作于1898年，高138.8厘米，宽323.2厘米，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已经动身离开的李尔王居右侧，暗发素服，只现出背影。考狄莉娅被置诸画面中央，转身视左，左侧两个得意洋洋的姐姐，她浅色的衣衫与老父的素服颇为协调，而与左侧二恶女一红一黑的服色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

笔会

周末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矢内原伊作拍摄的贾科梅蒂

矢内原伊作（1918—1989）是日本哲学家、文艺评论家。为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所吸引，他于1954年赴法国从事研究。在法国期间，他与雕塑家贾科梅蒂缔交，成为这位雕塑家的模特。从1956年到1961年，只要可能，矢内原就会在夏天到巴黎为贾科梅蒂做模特。后来，他把自己与贾科梅蒂的交往写成了《与贾科梅蒂在一起》一书。1986年，他还出版了由他拍摄的贾科梅蒂摄影集。如果说矢内原是贾科梅蒂雕塑的模特的话，那么在他们深入交往中，矢内原用手中的照相机使贾科梅蒂成为他摄影的模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两人在相互观看上的礼尚往来吧。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定格了贾科梅蒂从马路的上街沿下来，正要穿越阿莱西亚街的一景。矢内原将他置于都市空间中加以拍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基于存在主义观念的人物再现，同时也以这样的具人间烟火气的肖像，打破了当时许多摄影家为迎合贾科梅蒂而打造的艺术神话。

迈克

半上流

垮掉的诗人

在美术学院打发时间那几年，女同学提起某位教文学的老师，轻则不吝流露叫春猫表情，重者即席复制爱情动作片功架，平日热情奔放的固然踊跃摆出放荡姿态，就算胸前挂着淑女招牌，也不惜撕破脸皮自毁形象。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里天真烂漫的寄宿生，“各人有各人最喜欢的明星，一提起这名字马上发出一声锐叫，躺在床上砰砰蹦蹦跳半天”，一九七几年在加州磨练艺术细胞的女流氓品味却不分彼此，纵使没有读过《红楼梦》，亦偷龙转凤演绎曹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化悲为喜集体把三千宠爱灌注在同一朵鲜花。

对不起，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绝对不应该称为鲜花，不嫌轻薄，简直是老师兄弟倾巢而出，是美国地下电影的珍品，去年香港电影节赫然榜上有名，是兴高采烈一看究竟。克鲁亚克撰写及朗诵的旁白，听了两句已经昏昏欲睡，黛芬西莉演招呼猪朋狗友的女主人，虽然自封铁粉，也不能集中精神深究，和爵士乐同步的节拍更尽情发挥催眠副作用，迷迷糊糊间，放映室就亮了灯。

陈子善

不日记

敬隐渔和鲁迅的“不见”

4月5日阴。去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敬隐渔文集》和《敬隐渔传》，分别为张英伦编和著，半年以后，我才见到。

敬隐渔（1901—1930？）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很特别。他出生于四川遂宁一个笃信天主教的中医之家，自小入天主教修院“学习拉丁文和法文”。1920年代初到上海，开始迷恋新文学。处女作《破晓》刊于1923年7月21日《中华新报·创造日》创刊号。从此写小说，弄翻译，成为前期创造社的后起之秀。但他唯一的小说集《玛丽》却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9月，敬隐渔赴法留学。在法期间，他与罗曼·罗兰交往密切，做了四件至今仍值得我们大大称道的事。一，把《阿Q正传》译成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连载于1926年5-6月《欧洲》41、42期。二，把《约翰·克里朵夫》译成中文，连载于1926年1月至3月《小说月报》第17卷1至3号，虽远未完成，却是这部法文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三，撰写法文论文《中国的文艺复兴和罗曼·罗兰的影响》，刊于1927年9月《欧洲》57期。四，法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于1929年3月由巴黎里厄戴尔书局出版，书中收录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和郁达夫、落华生、冰心、陈炜谟、茅盾以及他自己的法文创作《离婚》等九篇中短篇，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新文学作品的第一部选译本，后来又据之转译的英译本和葡萄牙文译本。由此可见，敬隐渔是把鲁迅和中国新文学推向欧洲的第一人，也是中法和中欧文学交流的先行者之一，功不可没。

不幸的是，敬隐渔后来患了神经症。1930年1月，他被法里昂大学遣送回国。同年2月24日，他登门拜访鲁迅，鲁迅日记记“不见”。虽只短短两个字，含义却很丰富。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常有不认识的陌生者造访，鲁迅“不见”已不是个别例子。是兴高采烈一看究竟。克鲁亚克撰写及朗诵的旁白，听了两句已经昏昏欲睡，黛芬西莉演招呼猪朋狗友的女主人，虽然自封铁粉，也不能集中精神深究，和爵士乐同步的节拍更尽情发挥催眠副作用，迷迷糊糊间，放映室就亮了灯。



也并未反对他翻译《阿Q正传》，还寄赠他新创办的《莽原》杂志和“三十三种”中国现代小说集供其翻译之用。按理说不该“不见”，为什么“不见”呢？

由于双方都未留下相关文字，只能分析推测。原因恐怕有三。一，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致鲁迅的第一封信中说到他把罗曼·罗兰于《阿Q正传》的评语寄给创造社（张英伦认为其中包括罗曼·罗兰1926年1月23日致敬隐渔信、敬隐渔中译文和他致创造社同人的信），创造社却从未将之披露，鲁迅对此心存芥蒂，这是远因。二，1930年3月10日也即“不见”半个月之后，上海《出版月刊》第3期刊出消息《敬隐渔回国》，透露其“诗句中常有奥妙不可解释的奇句”，还“告诉友人说能看相，能测字”，这些都是神经症的病状。鲁迅或许事先已从某个渠道获知，这是近因。三，当日鲁迅日记中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记载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照录如下：

二十四日 晨。午后乃起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敬隐渔来，不见。《鲁迅全集》对这句的注释是“冯乃超来请鲁迅审阅‘左联’纲领草稿”，夏衍后来回忆，当时他也在场[参见《懒寻旧梦录》第四章“左翼十年”（上）]，1985年7月北京三联书店版。也就是说，1930年2月24日下午，鲁迅正与冯乃超、夏衍商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定稿和左联发起人选，这么重要的大事，波多野种一和敬隐渔两位先后来访，当然只能都看不见了。